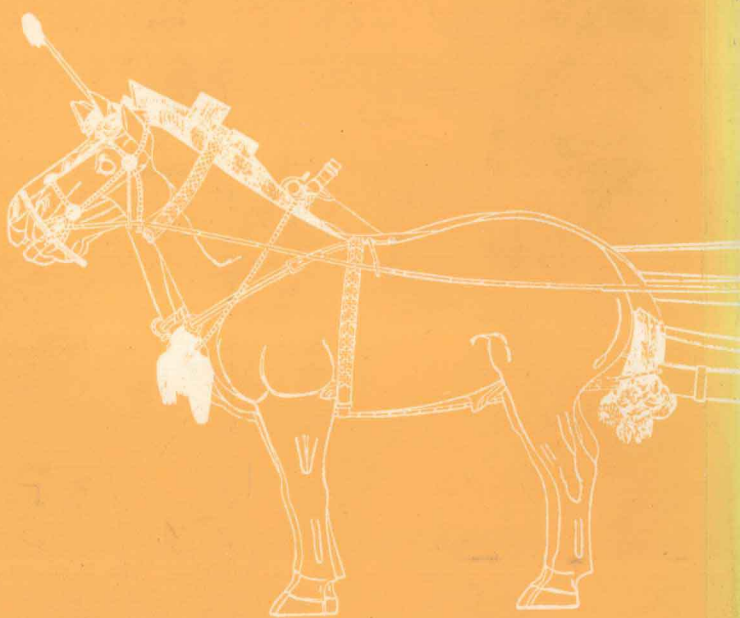


韓復智 編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上

臺靜農題



韓復智編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上

南天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 (全二冊)

上冊定價：二四〇元

編著者：韓

復

智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三六號號

出版者：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14弄14號

電話(Tel)：(〇二)三六二〇一九〇

電傳(Fax)：(〇二)三六二三八三四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八〇五三一八號

印刷者：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正路二一六巷2弄13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三刷

SMC PUBLISHING INC.

PO Box 13-342,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0764

ISBN 957-638-022-7

增訂新版序

研讀歷史，貴能求其會通，能會通方爲有實用的史學，才能有益於社會人羣。所謂通，就是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有效的途徑之一在於多讀前人的精心傑作。荀子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真積力久則入。」讀史也當如此，書文細心研讀多了，日積月累，屆時自然會會通的。編者相信，本書所搜集的數十篇論文，或可有助於達成這個目標。

研究古史，端賴文獻上的資料與田野考古出土的各種遺迹、遺物資料的密切配合，否則便無法顯現出古史的本來面貌。過去有些學者頗懷疑夏代的存在，自考古學家於一九五九年在豫西一帶作「夏墟」的調查，爲探討夏文化揭開了序幕以後，考古工作者繼在河南、山西諸遺址不斷的進行發掘，都爲夏文化的探究，提供了許多實物資料。考古學者認爲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因此，我們深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更多遺物的出土，證明夏代不但存在，並成爲中國信史開始的時代。我們更有理由相信，我國最早的文化是從本土獨立發明和發展出來的，並非外來的。基於這兩點認識，這次特增補了張光直先生的「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一篇論文，它是探討這個問題具有代表性的力作。

另外附帶一提的，卽近十年來，在秦漢史方面，屢有新出土的資料，例如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簡、湖

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殉葬物、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和其他器物、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出土的金縷玉衣、以及秦始皇驪山陵出土的武士車馬陶俑等，都是探討秦漢史非常重要的資料，我們雖很注意到這方面的研究同發展，可惜所見不多，只好待將來有機會時再設法予以增補了。

本書之由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印行，係高明士兄的熱心促成，內子蔡美玉女士爲黏貼稿本變更和錯誤的地方，曾花費不少時間，有時遲至深夜始就寢。因在此一併敬致謝意。尤其是一向鼓勵和愛護學子、且年逾八旬的臺公靜農師之賜題封面，更使我十分感激和榮幸。

韓 復 智 謹識

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二日

再版序

本書上冊再版和初版不同的地方，除刪去數篇和校正誤字外，乃是「舊文」重要相關論文目錄的加強和改排及十一篇「新文」的補入。這些增添的文字計有：引論，第一編二、三、六，第二編一，第三編三、六和第四編四、五、六、七。因此，不僅是編數的增多，全書的頁數也從三百餘頁增加到了六百餘頁。假如將這些「新文」完全附錄在書後，一切工作都比較容易；不過爲使讀者方便和整齊起見，乃決定重新改編。於是「新文」的插入和舊紙型的挖補，頁碼的更動和改排，竟使得編排印刷工作格外的費力；幸而廠方范誠先生很同我合作，才使這件麻煩的工作如期順利完成。

其次，本書自出版至今，將逾兩年，在此期間，一方面因爲有些好學學生的建議，另一方面鑑於國內外有些教這門課的先生也拿它作爲參考。此外，記得本書初版後，傅秀實先生（樂成）對我說，傅校長當年曾有意使有關方面編這種書，讓學生們讀。同時，我也覺得這門課程既然是政法學院各系學生全年六學分的共同必修科（除商學系學生必修中國近代史外），爲使他們在這一年中確能獲得許多「既新又深」的知識，不虛擲和浪費寶貴的光陰，而使本書編排的更接近理想起見，實有重新改編的必要。

我們做一件事或學習一門課程的態度，常常受觀念的支配，假如觀念不正確，所得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幾年來，有些學生在討論問題時問我，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麼？因爲這個問題很重

要，所以在這裏再粗淺的談談，以供後來者的參考。無論研究那一種學問，都要有目的的，不論是功利的，或者是非功利的，研究歷史當然也不能例外。它的目的是什麼？除了所謂「歷史是智慧的基金」和「讀史可以使人聰明」外，一般說來，有以資鑑爲目的的，如孔子、司馬光、梁任公等。有以明瞭現狀的由來和變化爲目的的，如魯賓孫（J. H. Robinson）、雷海宗等。有以使國民對國家產生深厚的愛，進而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而必先使國民對國家已往的歷史有深厚的認識和真實的了解爲目的的，如錢賓四先生（穆）。除了這幾點，傳故校長認爲歷史學是文法學院各系課程的基礎，如同數學是理工學院各系課程的基礎一樣。爲使學生將來在本科方面有很好的成績和貢獻，必須重視這一奠基的工作。這或許就是他當年有意要編這類書的用心吧？在此摘錄一段德國班海穆（有人譯爲伯倫漢）（E. Bernheim）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以供讀者的參考。他說：

關於史之價值及效用，各時代均不乏著述，且隨科學之狀況而異其思想，即以今日而論，仍持借鑑或掌故之立場，以爲史家之職，在予人以倫理的、政治的、愛國的借鑑及刺激者，亦尙有其人。然就本世紀以來歷史所獲得之立場，即淵源的立場觀之，則可知其價值當遠較此爲廣而高，固亦無須將此目標摒除之也。……歷史予吾人以演化之知識，故能使吾人認識吾人之本身以及入與人間之關係，則所謂國民愛國之思，自亦包含於其中矣。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氏，雖對於歷史亦視之爲平平者，但亦深見及此，故嘗謂「一民族倘不知其自己之歷史，則其目光僅限於當前，必須有歷史之知識，乃能完全知其自己。故歷史之於種族，實爲其理性的自覺心，亦猶個人之有理性的自覺然，不然者，則人與動物之別亦幾希矣。」……已往及現在之現象與狀況，以及其間之關係，唯歷史爲能昭示吾人，其何由而來，曾作何狀況，亦由唯歷史乃得知之，而由前當之現象，可演化出何種狀況，斯亦歷史乃能使明

人了解者也。淵源的觀念，蓋亦爲史學所形成，且已成爲史學之特殊處。故凡應用此觀念者，亦即應用及史的觀念，而如各科學研究及其本身之演化時，或應用及淵源的研究法時，亦即應用及廣義或狹義的歷史爲其補助科學矣。即以自然科學而論，亦何莫不然，故有謂本世紀以來，史學上採用自然科學之觀念後，歷史乃能在今日之進步者，吾人亦何嘗不可反其論調，謂自然科學採用淵源的史觀後，乃能有如是之進步也。同時，凡從事於社會關係之科目，亦均須歷史及史的思想方法爲之助；在一般的社會學方面，則波勞(H. Böhlau)氏所論刑法之史的研究對於現代法學之價值，實最爲深切。此外，歷史觀對於藝術之了解上，有若何意義，許曼蘇(A. Schmarow)氏亦已指出之。……(見陳韜譯史學方法論，第一章第六節，商務印書館發行。)

倘若對於以上所述還覺得不夠明白，可參考上書第一章第四節史學與其他科學之關係和第五節歷史與藝術之關係，以及英國卡耳(E. H. Carr)著的“*What is History?*”，美國杜蘭特(Will and Ariel Durant)夫婦合著的“*The Lessons of History*”(這兩種書均有翻譯本)、梁任公的歷史研究法(附補編)、姚從吾先生的歷史方法論、何炳松的通史新義、章太炎「論讀史之利益」(制言五十二期)、齊思和「論史學之價值」(燕大月刊七卷十二期)、貝琪「歷史的功用及其研究方法」(東方雜誌三十二卷十五期)。再者，假如因爲歷史教學或有可議的地方，就毫不考慮的否定了史學的價值和功用，那也是十分不智的。關於這一點，班海穆也說的非常明白，他說：

在教學方面，歷史之教育上的價值，固有時被視爲可發生疑問者，然究其實，則僅爲方法問題，緣歷史之教學法，往往失之零星的敘事體裁，或爲宗教的、民族的及朝代的性質之傾向所支配，則失去史

學教學法之意義矣。然此種缺點，純係教學法上之問題，其咎決不在史料本身，此則不難見者，故如吾人就真正之教育而言，即就社會教育而言，則歷史無論如何為教育上之極重要的教材也。當此人慾橫流，利己心支配一切之際，唯有歷史知識，足為公益心之科學的保障，吾人又何能忽視之。

最後要說明的，本書所選入的文字，因為環境和時間的關係，無法事先一一徵求作者或有關人士的同意，實在抱歉得很！因此，在這裏特向各位先生致最高的敬謝之意。又本書上冊在修訂期間，蒙李榮村兄與藍旭男兄協助複印稿件，蔡松吉弟和內子美玉代為細心校對，謹在此一併誌謝。

中華民國六十年九月韓復智於國立台灣大學

序言

在大學裏，任何一門課程，如切實使它發揮教育的力量和功能，除客觀因素外，教者應首先引起學生的興趣；要他們發生興趣，非從教材內容和教學方法上着手不可。因此，幾年來，對我自己講述的中國通史，除不斷地修訂講授計劃，更新教材內容外，便設法瞭解學生，想知道自己所編的講稿是否適合他們的需要？他們對這門課程的反應和感想如何？所以，我每年都要學生寫出他們的意見，作為我今後繼續改進時的參考；同時，我曾對他們說，如想直言無隱，又怕引起不良影響時，就不要寫姓名學號，但務希都能把意見毫不保留的寫出來，否則，便失去這樣做的意義了。經過幾年來屢次的測驗，發現同學們都很坦誠的表示出許多可取的意見。現在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幾點：

一、上課時，簡單扼要的記筆記，不但複習方便，也是訓練心到、眼到和手到的好方法，但是如果始終不停的抄，不僅使得手酸，也不能專心聽講，有所領會；同時，無形中養成一種依賴心理，平時有恃無恐，考試時只死啃筆記，考完又往往置諸腦後，久而久之，便喪失了思考、分析、推理和判斷的能力。

二、發講義，如班大人衆和班次多而有許多困難時，就指定課本。此外，大多數好學同學，一致認為讀文法的，貴在養成自動自發的精神，有計劃的博覽精讀，如單靠筆記或幾張講義，就是能考得駭人的高分，也決非讀書之道，但史書浩如煙海，為免除摸索之苦，讓我繼續介紹一些基本和第一流的書籍同論文。譬

如，曾經介紹過的梁漱溟先生著的中國文化要義，便是他們最喜歡讀的。

三、繼續並有計劃的加強討論，以培養學生讀書的興趣、發現問題和思辨的能力；同時，大家又可交換意見，增廣見識，我並列席指導，使同學對討論的問題獲得正確的觀念。

四、教材內容最好偏重在文化、制度、思想、學術、經濟、社會和文學方面，至於政治史，除對若干重要問題作詳細的講述和分析外，其他可約略的介紹，說明因果關係，因過去所學對此已有了簡單而清楚的概念，故應儘量避免重複。在教學上，多作比較，以加深學生對某些問題的認識。

除上述的四點外，也有的認為最好用幻燈、地圖等，幫助說明，並抽時間到故宮博物館，史語所考古館等地方去參觀，使學生在覽賞先民的遺物後，對他們生活的狀況和文化發展的過程將更真切的瞭解。尤其不

只着重知識的傳授，更應注意學生人格的修養，以期將來對國家社會與世界人類做一個有用的人。

總之，從許多的意見看來，正說明了同學們對歷史知識的渴求。因此，爲不使未來的同學失望，爲使這門課程確能發揮教育的力量起見，始匆忙的編出這本書。

至於它所包括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中華民族與文化起源的問題。

二、各種制度產生的由來、演變與影響。

三、歷代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

四、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科學諸問題的探討。

其次，應說明的，本書所選的論文，雖不盡是佳作，但確爲歷代各重要現象的論述；再者，本選輯係補充教材，對於國史中其他問題，將在課堂上按照順序講述和討論。

最後要說的，就是自從這學期上課以來，很多同學對已講過的問題，在搜集了相關的資料，閱讀之後，自由登台報告心得和大綱的情況，十分熱烈。尤其是外二的陳玲香同學，自動的到南港中研院史語所傳斯年圖書館去搜集有關資料，並提出報告，這種求知的熱誠，是值得同學們效法的。目前，第二次的討論又將開始，各班上每組負責找資料的同學正準備到師大、南港和總館等處去搜集，這種現象雖比去年的情形進步很多，但距成功尚遠，不過總算有了個良好的開始。因此，更加强了我編纂本書的決心。

本書倉卒編成，未盡善之處，待請教大方及測驗得同學們的意見後，再作適當的修訂。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編者識於台灣大學

中國通史論文選輯

凡例

(一) 本選輯共分兩冊，上冊從上古至南北朝，下冊從隋唐至近代，係精選近幾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編者除外）已發表各時期之論文或專書的節錄，以供大學修習中國通史的同學參考之用。

(二) 所選論文因原版的形式與字號頗不一致，爲便利閱讀起見，一律重新排印。

(三) 本選輯受篇幅所限，各論文原有的註釋多刪除不錄。

(四) 每篇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及發表年月，讀者需要時，可自行查對；此外，並附有重要相關論文目錄與論點相反的文字，作爲讀者平時閱讀與討論時參考之用。

(五) 本選輯之能早日與讀者見面，實因劉景輝兄的催促與協助；在編輯期間，藍旭男兄惠予複印稿件，洪金富、范振乾、林崐城同學與內子代爲細心校對，謹於此一併誌謝。

引論

錢 穆

(一)

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爲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

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爲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爲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爲，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爲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爲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所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覲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爲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爲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爲父母，爲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了無所知，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爲。其民族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爲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爲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尙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爲我神州華裔之生存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